

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袁进:疫情面前选择勇敢逆行

本报通讯员 郑江黎

当危险来临,人的本能往往是自保、逃避,这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但总有那么一群人,面对危险,勇敢“逆行”,用自己无私奉献和牺牲,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江津区中心医院感染病科主任袁进就是这样的一位逆行者。

从2002年的霍乱、2003年的SARS、2005年的人猪链球菌,到后来的禽流感、甲流,在感染病科工作25年的袁进,早已是“身经百战”,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他戏称自己是“老兵”,“必须第一个冲上去”。

“我是党员,第一班就由我来站!”

1月20日,临近春节,此时的江津,还显得风平浪静。人们如往常一样,忙着工作,准备年货。而在江津区中心医院,这里早已进入了紧急状态。

“抽调6名医生支援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建设进度必须加快!”“马上把全院的骨干医生、护士集中起来进行培训!”……武汉疫情不容乐观,江津区中心医院上下都变得异常忙碌。而身为区中心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院新冠肺炎医疗组组长的袁进,自然挑起了重担。

短短几天,在医院的统筹下,区中心医院医疗专家组成立;首批30人的医疗团队组建并通过培训上岗;疫情应急处理流程、发热门诊工作规范、隔离病房工作流程等制度逐步建立并完善。“从今天起,发热门诊必须实行24小时值班。”1月22日,袁进与同事研判形势后,果断做出了决策,“我是党员,第一班就由我来站!”

当天,袁进便穿上防护服走上了发热门诊岗位。由于医疗物资匮乏,特别是防护服尤为欠缺,为减少医疗物资损耗,袁进和同事们前期只能实行两班倒,白班10个小时,夜班14个小时。

“最难受的是穿防护服,因为防护服是一次性的,穿上再脱下,防护服就报废了。”袁进说,穿防护服前,他和同事都会主动少吃、少喝,为了避免上厕所,还特意穿上了尿不湿。

“我们都是医生,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性极强,在没有具体症状出现前,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带毒者”。而作为跟疑似病患接触最紧密的医护人员,即便做足了防护,也没有人敢百分之百地肯定自己不会被感染。

正因为如此,参加疑似病患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都必须自我隔离,住进单位统一安排宿舍里。从1月22日开始,袁进就再也没回过家。而与家人联系方式就只能靠手机。

“我妻子也是一名医务人员,所以她很理解我的工作。自己也不是每天都跟家里通电话,毕竟每天工作一忙起来,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能把家里的事放一放,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工作上。”袁进说。

家里人可以暂时不管,但宿舍里其他同事的生活,袁进却不能不管。由于是临时宿舍,刚住进去时,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怎么没有Wi-Fi?”“肚子有点饿,能不能放点方便面?”……不管是微信群里,还是私下了解到同事们的合理需求,袁进都第一时间向医院做了反映,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和改善。

Wi-Fi开通了,和家人视频通话更流畅;夜班归来,置物架上也放上了方便面;一日三餐,专人专送,需要买点啥,群里一说,就有专人“跑腿”。袁进的辛苦,换来了医务人员的努力工作。

“疫情不退,我坚决不退!”

作为此次江津区中心医院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医疗专家组组长,袁进要带

领专家组成员对疑似病人进行会诊,并负责中心医院、油溪分院的咨询会诊工作,还要负责对医院业务骨干及后备梯队人员进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与防控”培训。

每天带领科室人员制定科室相关制度和 workflows,奔波于科室、隔离病区、培训、会诊、协调中……20多天,袁进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特别是最开始那段时间,因为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都比较陌生,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打电话向我咨询,我的手机都是24小时待机,半夜被电话吵醒也是常事。”袁进说。

考虑到袁进工作压力大,区中心医院决定让他换岗休息几天。“谢谢领导关心,我坚持得住!”袁进当场婉言谢绝,“我不是想当英雄,也不是为了逞能。新冠肺炎疫情毕竟还非常严峻,我是感染病科主任,相对其他同事而言,对传染病防控工作更为熟悉,怎么能让同事来冒险接班。”

在袁进看来,疫情来临,自己“必须第一个冲上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我们普通人眼里,这种理所当然却是如此高大、伟岸。这是一份使命,是责任。很庆幸,江津有许许多多如袁进一样的逆行者,他们用专业与担当,温暖着人心。



50岁的张校红是重庆市南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的一名普通环卫工人。疫情期间,张校红主动承担了南岸区2个集中隔离点和7个街镇的9个居家隔离区域的生活垃圾收运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由于隔离区域工作人员较少,收运车辆无法直达垃圾堆放点,他驾驶车辆的同时自己又做“搬运工”,把一袋袋隔离区域生活垃圾搬运装车,统一运至市级定点终端处理场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自己负责的隔离区域垃圾日积日清、无滞留,杜绝了二次污染。

新华社发 黄伟 摄

科技先锋



新冠病毒现在变异很适合在人体内生存和传播。新冠病毒的传播力很高,比SARS、MERS、流感都高。病死率远远比流感高,以后虽然它的传播力很高,但病死率慢慢降下来了,病毒的演变会有一个过程。

将来会不会变成像流感一样存在下来,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目前看起来还不行,因为现在的病死率还很高。

我估计新冠病毒还不会那么快消失。现在新冠病毒的演变,一方面还要看自然演变,另一方面还要看我们的防治情况。现在说它会变成流感为时过早,估计还不会。

——钟南山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

目前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是热点项目,但是由于普通小鼠不能被新冠病毒感染,故不能作为动物模型评价疫苗有效性;人源化的病毒受体转基因小鼠是可以作为评价疫苗有效性的动物模型,但是由于需要时间制备和繁殖小鼠,所以一时也难以有足够的数量,因此对疫苗的研发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丁强

(丁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合作研究员。)

黄朝余:坚守在乡村的防疫者

本报通讯员 黄大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刚准备休假的酉阳县桃花源街道红十字中心医院院长黄朝余,立即放弃休假,投身到疫情防控最前沿。作为院长的他,从1月21日至今没有好好休息一天。

今年54岁的黄朝余,是一名有30多年资历的老医生,经历过“非典”防控,参与过数十次地方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位资深的基层传染病防控专家。

“我是专业的医生,有防疫防控经验,请领导小组放心。”黄朝余对组织交给的防疫任务表态。

小坝属桃花源街道管辖,是酉阳县高海拔地区之一。一到冬天,常常积着厚厚的白雪,无疑增加了防疫人员入户排查和宣讲防控知识的困难。

节后的小坝飘着雪花,黄朝余依然奔走在疫情防控一线,几乎每天要跑二十多户人家,步行近10公里的山路。每到一处,叮嘱最多的是:“要戴好口罩,不能外出,感觉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咨询医生;要养成勤洗手、多通风、讲卫生的好习惯。”特别是对从湖北返乡人员的每日一次体温监测,从不间断。

在这次防疫防控中,黄朝余还负责小坝的龙池、花园、天山堡村设卡执勤点的体温测量。

设卡首日,一位村民开车归来,经信息对比后得知其出发地是武汉。拥有专业知识的黄朝余毫不犹豫站到了最前面,有条不紊地安排一人戴好口罩,到指定地点接受医学检测,随后联系居家隔离事项,并告诉村组干部、卫生院及村医联系方式后,方才让他们离开。在值守点现场的乡村干部、公安民警、社区义工对黄朝余熟练的工作流程,纷纷竖起大拇指。